

史通通釋卷八

南好秋浦起龍二田釋

內篇

摸擬第二十八

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叟揚子雲

之草元也全師孔公符朗

晉書作符朗

則比跡於莊周范曄則參蹤

於賈誼況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

釋

篇言摸擬者師古之義也開局渾舉

蓋摸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

二曰貌異而心同釋

貌猶文也心猶實也二句分提下作兩扇應之

何以言之蓋古者

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為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為大夫此

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為帝王日宰輔為

丞相而譙周撰古史考一脫思欲擯抑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

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集內殺其大夫李斯夫一脫此以諸侯

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釋

擬書大夫第一則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於魯

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內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無彼

此之異而于寶撰晉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或作

當作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皆釋擬稱我第二則狄滅二國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左傳云邢

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不

聊生晉師是討後子相怨而干寶晉紀云吳國既滅江外忘亡

豈江外安一作破典午之善政同歸命之未滅乎以此而擬左氏

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釋擬襲忘亡春秋諸國皆用夏正原音

魯以行一作用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王正

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原注考竹書紀年始達此

為解如曹馬受命躬為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歷而

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

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釋擬

王正第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與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

云何以書記其舊作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

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

事無他議言從已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敘事之理者邪以

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釋○擬用何以書句第五則作議論之文可一用

之史法則非體且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

傳首不據文義刊正舊作已非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此下當有至句

奴招陵五字脫簡也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

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書於伊

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

同面而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

複者邪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釋擬字呼其人第六則愚謂

此似無妨○昔一本誤多已下總評家語有云蒼梧人娶妻而美以讓其

兄雖一多則字為讓非讓道也又揚子法言曰士一脫有姓孔

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

之讓姓孔

一有而字

字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異

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

一作民

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

宋人有守株之說也世之述者銳志於

恐於字之謫

奇喜編次古文

撰敘今事而

一無而字

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

者矣釋

總評貌同而心異至此束

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

如圖畫之寫真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也

一作彼

其所以爲似者

取其道術相會義理元

一作互

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賤爲匹夫

桓皇

舊作皇

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

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連類者哉釋

此段總挈貌異心同意

蓋左氏爲書

敘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輟彌益其醜然求諸偶

中亦可言焉

釋又一小挈後所列貌異心同凡七則皆以左氏爲式也

蓋君父見害臣子

所恥義當略說不忍斥言故左傳敘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

乘公公

舊脫一公字

薨於車

桓十八

如干寶晉紀敘愍帝歿於平陽而

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

舊多又字

所謂貌異而

心同也

釋師左氏不忍斥書之法第一則

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

詳其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

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敘

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

二字疑衍

江湛僵仆於是始與劭

有隙其後三年有

舊衍徐字

江湛

舊無湛字

爲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

氏亦

一作又

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釋

師左氏書事前後伏應之法第二則

凡列姓名

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

叔牂一作子牂前稱子產則次見國當作僑其類是也至裴

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元則下云舊誤敬道後敘殷鐵則

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師左氏書

見之法左氏與論語忽添論語是有敘人酬對苟非煩詞積句

但是往復唯諾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

野宋略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安以此而擬左氏

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師左傳論語敘應對善人君子

四字通泛功業不書見於庶對附彰其美如左傳稱楚武王欲

代隨舊誤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桓至蕭方等三十國

春秋說朝廷間慕容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

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師左氏彰美

法第五則夫將敘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混說無取睠與眷通同言顧之義

如左傳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曰子一脫叔其將死乎秋八

月叔輒卒十一昭二至王劭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

為幽州乎秋七月拜為幽州刺史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

而心同也釋師左氏書預兆後蓋文雖缺略理甚昭著此邱明

之體也至如敘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上當作軍下軍爭舟

舟中之指可掬宣十夫不言攀舟思脫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

指可掬則讀者自觀其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

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槩血滿袖夫不言奮槩深入擊刺

甚多而但稱槩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

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師左氏敘事片言蔽全形之法第七則

釋意畧與用晦篇同○已下合論兩扇

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効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
淺而易摸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
而心同者摸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摸擬之下也然人皆好
貌同而心異不尙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鑑識不明嗜愛多僻
悅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張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
之喻也袁山松云書之爲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
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
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爲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
長以還似皆未睹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釋

結到教人學古
神似母貌似以

爲歸
宿

按此篇所論前論書法後論筆法也六朝著述率趨摸擬予

元就彼風尚析出形神兩途頓使仙凡立判貌同心異貌異
心同學古今合離祕方盡此愚於左氏讀賈辛適縣悟韓柳贈
行體讀還啟疆對楚靈識歐蘇論事訣亦所謂貌異心同者
乎若六朝之擬漢貌同而已○左氏敘一人名封字諡傳中
錯出讀者苦之必斟牂產僑之爲擬竊謂非是

符朗比莊周

晉載記符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幼懷遠操不屑時榮著符子亦老莊之流也隋經籍志符

子二十卷在道德莊列類按符隋志作符又宋書志及世說并注凡引符秦事並從竹符符之辯具在正史篇

范曄參賈誼

曄本傳與諸甥姪書云吾於循吏以下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

論過秦

貌同心異

歸賓王文類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質殊聲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按四傑與劉同時而稍前

劉似仿其語意

說川...志本傳周字允南位亞九列不與政事

江外志...左閔二年言衛國忘亡為齊桓存衛加贊也今

史通

歸命吳志後主皓降晉舉家遷於京師詔日孫皓窮迫歸降其賜歸命侯

春王正月春秋傳元年春王周正月按杜注云言周以別夏殷也誤解始此愚嘗論之春秋繫正於王者別魯

也於天子非別周於夏令也是侯國之史法也今述史通意益私慰所謂先得我心

帝正月按孫盛魏晉陽秋不可得見今所傳王氏元經起晉惠帝太熙元年每歲首亦必書帝正月史通仍不糾

及愚前言其書在依託然否間者信矣

陵字立政李陵傳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至匈奴招陵立政日

咄少卿良苦霍子孟土官少叔謝女請少卿來歸故鄉陵字立政日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

字之曰奴干周書伊婁穆傳穆字奴干弱冠為太祖內親信嘗入白事太祖望見悅之字之曰云云於是拜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按此曰字之即史家所稱不名之義也不得云復

書格人

按此事俗本史通並作謝承家語云云謝承三國吳人吳志無傳隋唐志但有謝承後漢書更無別著家

語一書及得映鈔古本史通核之原無謝承二字因檢家語其文在卷四六本篇也蒼梧人家語作蒼梧橈

姓孔字仲尼

見法言吾子篇

江湛

南史宋江夷子湛字徽深領博士轉吏部尚書家甚貧無兼衣餘食魏大武至瓜步以湛兼領軍魏遣使求昏

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眾並謂宜許湛謂許之無益劭怒曰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推排之始於傾倒及劭之入弑湛直上省牀窓受害意色不撓宋書徽深作徵淵魏太武作索虜再按本傳及徐湛之傳俱無同受排仆之文雖裴畧不可得見而歷考時事知是史通衍文也

羊斟叔詳

左傳宣二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帥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噉

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輿人鄭師故敗華元逃歸見叔詳日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

子產國僑

按左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其下云僑聞公之為盟主也傳中似此者多有但止稱僑或稱公

孫僑而不稱國僑王伯厚嘗辯之愚故疑國字當作曰字以配下曰叔牂之句

桓元敬道

按本傳元字敬道但於所論書法未有明證而宋畧又不可得因取晉宋二史與桓事有涉之人如

劉道規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諸葛長民等十餘人傳徧閱之都無是語蓋史家改易字句不盡舊文此等處卽以史通作故實可也

殷鐵景仁

宋書劉湛傳湛與殷景仁素欵及俱被時遇猜隙慚生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

文遽往謝湛曰老父倖耄遂就殷鐵干祿又南史范泰傳泰卒議贈開府殷景仁曰泰素望未重不可王宏撫棺哭曰君生平重殷鐵今以此爲報

張長史平

此魏太武南侵時其尙書李孝伯與張暢臨城呼問之語也按今宋書暢傳節去問姓語南史則又

增孝伯曰句並與襄畧小異矣暢字少微

蕭方等

見稱謂篇

慕容恪在

晉載記恪字元恭號之弟子四也號將終謂雋曰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雋嗣位封太原王初建

鄴聞雋死日中原可圖也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大耳

山上掛絲

北齊張亮傳亮字伯德拜太中大夫薛瑾嘗夢亮云云亦與劭志稱伯德自夢小異

槊血滿袖

北齊帝紀余朱兆等同會鄴挾洹水而軍神武乃於韓陵爲圓陣合戰大敗之高季式以七騎追奔

度野馬岡與兆遇高昂望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夜久季式還血滿袖

葉公好龍

莊子逸篇子張見魯哀公不禮而去曰君之好土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屋室雕文盡寫以龍於

是天龍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按王氏應麟曰莊子逸篇十有九司馬彪注唐世猶存今亡後漢書文選世說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間見之

書事

第二十九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

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干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

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

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技藝殊異則書之

干寶釋語不必與五

志分於是採二家之所議徵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

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釋其首引舊志論史家書事之體必然大

必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日

敘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怪異何者禮儀用舍節文升降則

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

三科以補五志也於是以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

無闕求諸筆削何莫由斯釋此節特廣書事之途○已上二節皆言所當書者大致與煩猥反對

是為首截但自一無古作者鮮能無病苟書而不法則何以示後釋

摠提中蓋班固之譏司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

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

蔽也又傳元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叙世教

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此其所失也

譏馬貶班引用成語以見作史最易招駭勿黏看尋班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彈射

遞相瘡痍夫雖自卜者審而自見爲難可謂笑他人之未工忘

已事之已拙上智猶其若此而況庸庸者哉節中作頓挫苟目或譌作自

前哲之指蹤校從來之所失若王沈孫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

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奪述風

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其說故見諸篇之中此其大較也必伸以糾摘窮

其負累雖擢髮而數庸可盡邪子曰於予何誅於此一無此字數家

見之矣釋此節兩層皆從事理乖違處論書事之失抑又聞之怪力亂神宣尼不語

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若存若亡最顯